

健康信息素养内涵探析 *

成 佳

石 艳 霞

王 浩

(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图书馆
太原 030024)

(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太原 030006)

(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
太原 030006)

[摘要] 阐述信息素养及健康素养概念与内涵，分析二者与健康信息素养的关系以及健康信息素养的演化路径，从健康知识与信息、健康信息需求、健康信息背景等角度构建健康信息素养模型，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信息素养；健康素养；内涵；健康信息素养

[中图分类号] R - 05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673-6036.2019.03.012

Discuss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Health Information Literacy CHENG Jia, Library of Shanxi Economic Management College, Taiyuan 030024, China; SHI Yanxia, Schoo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WANG Hao, Shanxi Dewei Law Firm,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IL) and Health Literacy (HL),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rmer two and the evolutionary path of Health Information Literacy (HIL). The model of HIL has been buil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ealth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demand for health information as well as health information background, etc.,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relevant studies.

[Keywords] Information Literacy (IL); Health Literacy (HL); connotation; Health Information Literacy (HIL)

1 引言

健康信息素养 (Health Information Literacy, HIL) 最早于 2003 年由美国医学图书馆协会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MLA) 提出。2005 年我国开展城乡居民健康素养调查，同时建立与之相对应的

[修回日期] 2019-01-24

[作者简介] 成佳，馆员，发表论文 10 篇；通讯作者：石艳霞，副教授，发表论文 20 余篇。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大众健康信息服务体系中公共图书馆参与研究”（项目编号：16BTQ016）。

评估体系^[1]。随后颁布简称 66 条的关于公民健康素养的相关文件，在 2015 年底公布新版 66 条，其中基本技能规定要求关注健康信息，能够获取、理解、甄别、应用健康信息^[2]。HIL 作为促进公众健康的重要因素，必将成为衡量公众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HIL 概念目前多采用 MLA 的表述，即意识到健康信息需求，确认可能的信息源并运用其检索有关信息，评价信息质量以及具体情境下的适用性，分析、理解并使用信息做出合理健康决策的一系列能力^[3]。经过大量文献分析对比，笔者发现在我国尚未对 HIL 概念进行深入分析，许多与之有关的文献大多为医学信息学领域，重点关注概念普及和前沿或热点的浅显讨论^[3]。本文旨在通过对重要概念

内涵的对比分析, 得出 HIL 的演化路径, 对其内涵进行较深入的挖掘。

2 IL 与 HL 概念和内涵

2.1 概念

2.1.1 概述 探索 HIL 内涵与信息素养、健康素养这两个重要概念密不可分。1974 年健康素养一词首先被引入美国学校的健康教育标准 (Simords, 1974)。同年信息素养这一术语也首次在国家情报科学委员会信息产业协会的报告中使用^[4]。因此 HIL 的出现晚于信息素养与健康素养近 30 年。我国许多学者利用可视化软件分析认为 HIL 是以信息素养和健康素养为基础的新近研究热点^[5]。所以对 HIL 内涵进行探讨要沿以上两个主要概念的演化路径分步展开。

2.1.2 信息素养 (Information Literacy, IL) 20 世纪 70 年代由美国 Paul Zwrkowsk 提出, 具体表述为利用大量的信息工具及主要信息源使问题得到解答的一种技能^[6]。通过文献分析发现 IL 内涵与外延随着社会进步与技术发展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 尤其是我国的研究可谓内容丰富, 分支广泛。但是从整体上看我国的学术合作比较少, 还未形成核心研究者群, 基本处于整体分散、局部集中的状态^[7]。

2.1.3 健康素养 (Health Literacy, HL)

其概念尚未定论, 但广大学者大多使用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和美国国家图书馆的定义, 表述为个体获得、理解和处理基本的健康信息和服务, 做出正确的健康相关的决策能力^[6]。尽管 HL 和 IL 同年出现, 但二者发展不尽相同。IL 研究发展时间更长, 而 HL 研究起步较晚, 尤其我国的相关研究才刚起步, 对其定义和内涵的理解仍停留于表面。为加速推进健康教育与公共卫生事业, 广大学者更应加紧步伐追赶国际研究领先水平。

2.2 内涵辨析

2.2.1 思路与方法 运用简化版 Morse 概念对比法以及定量分析方法, 利用其分析结果帮助后续定性对比与讨论。其中采用“速剪”方式对相关文献进行简易评估, 具体方式如下: 第一, 确定每个概念的可接受定义和表达式; 第二, 找到引用过此定义的文献并对其进行评估; 第三, 从上述操作中选取 3 篇文章, 挖掘其撰写时间和目的; 第四, 以上选取的定义表述及文章将被用于作为概念初步对比的基础^[4]。基于此对中国知网核心期刊论文进行筛选, 主题词分别是信息素养内涵、健康素养内涵。时间截至 2017 年 5 月 3 日。甄选出的文献及被引次数, 见表 1。国内 IL 研究显示从 2000–2006 年中相关发文量增长速度迅猛, 但是随后的 5 年中增长速度放缓, 从 2012 年开始进入平稳发展阶段^[7]。笔者选取的文献与此趋势一致。

表 1 IL 与 HL 颓选出的文献及被引次数

概念	重要文献	被引次数	核心期刊
信息素养	陈维维、李艺, “信息素养的内涵、层次及培养”《电化教育研究》2002. 11: 7–9	245	是
	郭朝明, “信息化时代信息素养的内涵与培养”《电化教育研究》2007. 11: 16–19	89	是
	张亚莉, “信息素养内涵的建构”《图书馆论坛》2005. 10: 53–55	52	是
健康素养	孔燕、沈菲飞, “健康素养内涵探析”《医学与哲学》2009. 3: 17–19	87	否
	祖光怀, “中国公民基本健康素养的概念和基本内涵”《安徽预防医学杂志》2009. 15 卷 1 期: 73–75	28	否
	江洁、杨金侠, “健康素养内涵模型探讨”《中国卫生事业发展管理》2011. 9: 646–648	5	是

2.2.2 内涵比较分析 内涵是对定义的深入理解和探究, 也是对概念的深化与升华。笔者对表 1 中的 6 篇文献进行细致梳理, 将 IL 和 HL 定义与内涵

要素整合并对比, 见表 2。许多学者在有关 IL 内涵的表述中都认为信息能力是核心与关键。笔者也认可信息能力的重要性, 但信息知识、意识、道德等

非认知因素同样重要。信息知识是前提要素，必不可少，同时对信息能力的形成发展有重要意义。由于我国在 HL 方面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正如表 1 所示，文献作者持有不同观点。孔燕等认为 HL 内涵主要包含 3 点，即健康知识、意识、技能^[10]；江洁等从内涵模型分析，除以上 3 要素外认为还需关注健康理念、行为、背景^[11]；祖光怀以我国公民 HL 为基础，从本土化角度出发，分析认为健康知识或健康技能是基础，重点是健康观，表现形式就是保护法^[12]。总之，对比 IL 和 HL 内涵可以发现两种素养均以知识、信息为基础，与非智力因素如社会背景、道德法律等互相作用。二者区别在于 IL 以信息技能为重点，HL 强调健康意识和行为的表现。笔者认为 IL 和 HL 是不同概念，但存在紧密联系，彼此交织，相互补充，如分割二者来探讨 HIL 内涵有失偏颇。

表 2 IL 与 HL 内涵对比

概念	定义	内涵（要素）
信息	个体（人）对信息活动的态度以及	信息知识
素养	对信息的获取、分析、加工、评价、创新以及传播等方面的能力。它是一种对目前任务需要什么样的信息、在何处获取信息、如何获取、加工、传播信息的意识和能力 ^[8]	信息能力 信息意识 信息道德 信息心理等
健康	个体获得、理解和处理基本的健康信息和服务，做出正确的健康相关的决策能力 ^[9]	健康知识/健康信息 健康意识/理念 健康技能 健康行为 健康背景等
素养		

3 HIL 内涵探索

3.1 HIL、IL 和 HL 之间的关系

国际上比较公认 HIL 基础是 HL，而非 IL。特别是美国，HL 从最初提及就已包含 HIL 内涵^[13]，认为 HIL 是 IL 和 HL 的渗透与融合^[13]，应将信息能力（信息技能）纳入到 HL 的研究中^[13]。我国的张士靖教授也持有相同观点^[5]。笔者认为 HIL 是 HL 和 IL 的交叉与融合，是 HL 和 IL 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延伸到彼此领域后碰撞产生的新思维。所以

HIL 属于 IL 领域，也属于 HL 范畴，在当今学科之间互相融合、共享共建的时代，已经很难在 HIL 内涵中清晰明确地划分哪些要素归属 IL 或 HL 内涵。

3.2 HIL 演化路径

通过文献分析笔者认为 HIL 最早沿着 IL 和 HL 两条路径逐步演进，见图 1。早期的 IL 概念是狭义的信息能力表述，基本看不出 HIL 的存在，随着 IL 内涵不断扩展，广义 IL 开始强调终身学习能力，逐渐应用于教育学，形成信息素养学科，得到更为充分的发展与完善。与此同时早期 HL 概念并没有明确提出 HIL 内涵，而是随着 HL 在医学领域中的不断发展与延伸，在信息能力与 HL 的交汇融合中凸显出 HIL 的重要性与内涵元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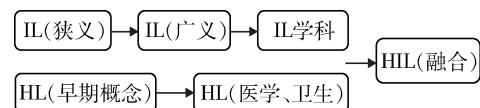


图 1 HIL 演化路径

3.3 HIL 内涵及建模初探

3.3.1 概述 经过文献分析、概念内涵的对比，笔者认为大多数学者或是以实践为基础，建立 HIL 评价体系，或是以概念为出发点，构建与之对应的模型，都未能很好将地理论联系实际。笔者试图通过 HIL 内涵分析得出主要因素，结合我国相关研究现状，对 HIL 的内涵模型构建提出设想，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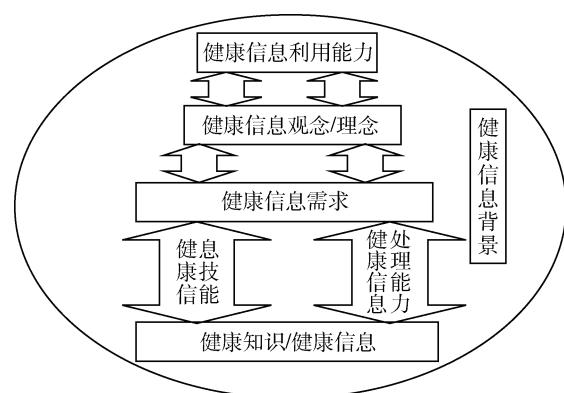


图 2 HIL 内涵模型

HIL 模型构建可以从 6 大方面进行评价与描述，分别是健康知识/信息、健康信息需求、健康信息观念/理念、健康信息技能/处理能力、健康信息利用能力/健康行为和健康信息背景^[6]。

3.3.2 健康知识/信息 笔者认为健康知识更倾向于医护人员或科研人员所习得的专业内容以及医学前沿领域信息。而健康信息则更倾向于公众比较容易掌握和获取的如健康常识、保健护理方法等各种庞杂的知识形态。健康知识与健康信息有交叉且互为补充，奠定 HIL 的坚实基础。

3.3.3 健康信息需求 可以分为主动和被动需求，常见的主动需求包括预防疾病知识的主动学习、病患与家属的知情权、定期主动去医疗机构体检等，相对于主动需求而言，被动需求可以理解为储备需求或者健康信息教育，如医学科研人才的储备与交流、医护工作者各种专业知识的学习、公益单位开展的健康教育宣讲活动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健康信息需求还可以分为两类，即日常和特殊需求。日常生活中总会看到一些特殊群体，如婴幼儿、老年人、残障人士、慢性病患者等，其需要大量的健康信息或健康服务，如果这些服务通过指导能够自主地获取将会节约社会成本，使得健康信息与服务的日常利用变得更快捷准确。而突发事件或者意外受伤的民众所需要的紧急救护指导则属于特殊需求，虽不常见常用，但是十分重要和关键，不可或缺。

3.3.4 健康信息观念 属于信念性 HIL，也可称其为健康信息理念。由于文化程度、年龄、性别以及所处社会环境的不同，每个人的健康信息观念/意识/理念也不尽相同，但这并不妨碍讨论和研究。认为如果能够将健康信息观念进一步分解为健康信息获取方式、对健康信息的需求度和其服务内容等，这样探索指标体系构建和分析讨论要素内涵可能会更加清晰准确。

3.3.5 健康信息技能 IL 在 HL 中最直接的渗透就是健康信息技能，也可称作健康信息处理能力。此处所说的技能或者能力是指在医疗环境的大背景下公众具备的阅读、计数等基本能力。随着社会技术的高速发展，需要提高获取、分析、评价、交流

健康信息等一系列能力。健康信息技能/处理能力是 HIL 模型中非常关键的因素，将其他内涵元素稳固支撑和无缝对接。

3.3.6 健康信息利用能力/健康行为 健康信息利用能力处于模型顶端，是个人通过健康知识/信息来维护知识体系，保持健康，实现自我满足的各种健康行为的总和，健康行为是人类追求的最终目标。使用健康信息是 HIL 内涵的核心。如果所有的探讨或摸索未能帮助公众改善健康情况，没有很好地指导健康行为，那么各种设想和讨论没有任何意义。健康信息利用能力/健康行为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在后续研究和评估中这是重中之重。

3.3.7 健康信息背景 即包括年龄、性别等内在环境以及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外在环境的总和，也是与健康信息相关的所有环境通称。健康信息背景是模型中其他 5 大内涵要素的根本依托^[6]，同时这些要素也时刻影响着健康信息背景，或促进其发展，或制约其进步。

4 结语

未来 HIL 将会成为民众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现在评估大众健康以及公共卫生水平的核心体系中。我国 HIL 研究还有许多领域值得深入探讨和学习。本文在文献量化基础上对主要概念深入分析，重点对 HIL 的内涵、演化路径以及模型构建进行客观表述和探讨。同时梳理明晰 HIL、IL 和 HL 之间的关系，期望为今后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参考文献

- 1 张士靖, 杜建. 健康信息素养应成为中国公众健康素养促进的关键点 [J]. 医学信息学杂志, 2010, 31 (2): 45–48.
- 2 《健康向导》编辑部. 2015 版发布《健康素养 66 条》你学习了吗 [J]. 健康向导, 2016, 22 (2): 58–59.
- 3 付少雄, 邓胜利, 陈晓宇. 国外健康信息素养研究现状与发展动态述评 [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2016, 6 (3): 5–14, 33.

(下转第 74 页)

- Breathing and Post-discharge Mortality in Patients with Acute Heart Failure [J]. European Heart Journal, 2015, 36 (23): 1463–1469.
- 11 Barbe F, Sanchez-de-la-Torre A, Abad J, et al. Effect of Obstructive Sleep Apnoea on Severity and Short-term Prognosis of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J]. The European Respiratory Journal, 2015, 45 (2): 419–427.
- 12 Yu J, Zhou Z, McEvoy RD, et al. Association of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with Cardiovascular Events and Death in Adults with Sleep Apne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JAMA, 2017, 318 (2): 156–166.
- 13 Cano-Pumarega I, Barbe F, Esteban A, et al. Sleep Apnea and Hypertension: are there sex differences? the Vitoria
- sleep cohort [J]. Chest, 2017, 152 (4): 742–750.
- 14 Ramos AR, Figueiredo P, Shafazand S, et al.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Phenotypes and Markers of Vascular Disease: a review [J]. Frontiers in Neurology, 2017 (8): 659.
- 15 Gagnadoux F, Le Vaillant M, Paris A, 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OSA Clinical Phenotypes and CPAP Treatment Outcomes [J]. Chest, 2016, 149 (1): 288–290.
- 16 Osman AM, Carter SG, Carberry JC, et al.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current perspectives [J]. Nature and Science of Sleep, 2018 (10): 21–34.
- 17 Horne RSC, Shandler G, Tamanyan K, et al. The Impact of Sleep Disordered Breathing on Cardiovascular Health in Overweight Children [J]. Sleep Medicine, 2018 (41): 58–68.

(上接第 65 页)

- 4 Jane Lawless, Coleen E Toronto, Gail L Grammatica. Health Literacy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a concept comparison [J]. Reference Services Review, 2016, 44 (2): 144–162.
- 5 张士靖, 杜建, 周志超. 信息素养领域演进路径、研究热点与前沿的可视化分析 [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0, 28 (5): 101–106.
- 6 成佳. 高校信息素养与健康素养的内涵探讨 [J]. 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8, 26 (1): 110–113.
- 7 朱莉, 霍明奎, 康美娟. 国内信息素养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J]. 现代情报, 2016, 36 (11): 162–169.
- 8 江洁, 杨金侠. 健康素养内涵模型探讨 [J]. 中国卫生

- 事业发展, 2011, 28 (9): 646–648.
- 9 曹望昭. 高校图书馆与大学生信息素养 [J].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5 (4): 60–62.
- 10 杜建. 医学生信息素养标准化测评工具的研究 [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10.
- 11 孔燕, 沈菲飞. 健康素养内涵探析 [J]. 医学与哲学 (人文社会医学版), 2009, 30 (5): 17–19, 53.
- 12 祖光怀. 中国公民基本健康素养的概念和基本内涵 [J]. 安徽预防医学杂志, 2009, 15 (1): 73–75.
- 13 袁曦临, 范莹莹. 信息素养新领域: 健康素养的研究与实践 [J]. 医学信息学杂志, 2012, 33 (6): 2–6.

(上接第 68 页)

- 3 Ronald E Rice. Influences, Usage, and Outcomes of Internet Health Information Searching: Multivariate results from the Pew survey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al Informatics, 2005, 75 (1): 8–28.
- 4 郭坚明, 张弛, 潘捷云. 广州市海珠区居民健康素养及其影响因素调查研究 [J].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 2014, 28 (3): 40–43.
- 5 孟婧婧, 李婷, 张璐, 等. 医学生疑病倾向及相关因素的调查分析 [J].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2017 (12): 1–2.
- 6 顾昕. 从“魏则西事件”看如何监管医疗服务 [J]. 中国社会保障, 2016 (6): 76–79.

- 7 丁佳丽, 杨智辉. 网络疑病症: 概念界定、影响因素与干预方法 [J]. 中国全科医学, 2015, 18 (16): 1984–1988.
- 8 White Ryen W, Horvitz Eric. Experiences with Web Search on Medical Concerns and Self Diagnosis [J]. Nine, 2009 (14): 696–700.
- 9 王臻, 王显. 医科大学生疑病现象与心理应对方式的分析 [J]. 中国社会医学杂志, 2015, 32 (2): 130–132.
- 10 高群, 江景华, 吴希庆, 等. 112 名大学生人格测验结果分析 [J]. 中国预防医学杂志, 2012, 13 (7): 511–514.